

# 白云深处有人家

□胡玲

## 短笛

□贺妙忠

好友秋萍邀请一众朋友去惠东角峰畲族村游玩，我们欣然前往。

汽车顺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。山顶，白云深处，一个村庄隐逸在山谷里，我们恍然闯入世外桃源，眼前一亮。

几十户人家顺着山势而建，珠光一色的二层小洋楼，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大山的翠意中。水泥公路修到了各家各户的大门口。

我们停下车，沿着公路向前步行。群山落在脚下，一览众山小，白云在山间流动，我们仿佛踩在云端之上，视野和心胸都变得宽阔而开朗。一路上，不时会有三五成群的游人，悠闲地欣赏着山里美景。

村中，各种不知名的古树随处可见，撑起一片片浓密的绿荫，粗壮的枝干遒劲有力，繁茂的枝叶郁郁葱葱，盘根错节的树根裸露在地面上，像一条条盘旋飞舞的蟒蛇。鸟儿们在树上活蹦乱跳，欢快地唱着清脆的歌儿。树下，成群的走地

鸡自由自在地觅食，时而发出几声嘹亮的鸣叫，与树上的鸟叫声组合成一首美妙的大自然合奏曲。

路边的草丛里，洁白秀气的野菊花盛开正艳，似无数颗小星星坠落了一地。山风习习，温柔地吹拂到脸上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没走多久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盆地，大片的稻田，惊艳了我们的目光。正值稻谷成熟的季节，黄澄澄的稻穗，颗粒饱满，压弯了枝头，淡雅的稻香在空气里四处弥漫。我们像欢快的鸟儿，迫不及待地飞入这无边的金色海洋中。

一块块稻田顺着盆地向下倾斜，形成梯田的形状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宛如一块块黄宝石镶嵌在山中，将山谷涂抹得金光闪闪，绚烂夺目。稻田里笑语欢腾，农人们正挥舞着镰刀，麻利地收割着稻谷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游人们举着手机或相机，将这一片美丽的金黄定格在镜头里。

盘伯赶过来，邀请我们去他家

吃饭。盘伯是秋萍以前在这里采访时认识的村民，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一点也看不出是即将七十岁的人，我想，一定是这里的好山好水滋养了他吧。

盛情难却，我们来到盘伯家中。他的家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，家里装修得温馨清爽。盘姨正在厨房里忙着饭菜，我特意走进去看了看，现代化的厨房，燃气灶、抽油烟机一应俱全，地面和墙壁都铺满了洁白的瓷砖。

我们在红木沙发上坐下，盘伯泡好茶递给我们。精致的建盏茶杯里，乌绿莹润的茶汤闪烁着绿玛瑙一样的色泽。入口，味道浓醇甘醇，馥郁的茶香沁人心脾。好茶！大家交口称赞。盘伯说这是他们自制的手工茶，一时兴起，他带我们去他的炒茶房参观。

炒茶房在他的二楼旁边，一间红砖黑瓦的简易小房子，里面有两个土灶，灶前堆满了干荔枝木。盘伯告诉我们，荔枝木易燃，带有一

种天然的花香，用它烧火炒制出来的茶叶带着一种独特的香味。手工茶的炒制十分讲究，每次炒茶必须掌握好火候，用中火炒上八个小时。村里人自制的手工茶十分畅销，常有亲友和游客向他们购买，目前价格已飙升到四百元一斤。

炒茶房边上有几块田地，绿油油的艾草长得生机勃勃。我突然想起刚才在村里游玩时，发现村民的田地里都种满了艾草。盘伯说，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植艾草，山里土地肥沃，适合种艾草，不用施肥，艾草也能长得十分旺盛。艾草具有多种药用价值，经常有厂商过来收购，用来制作洗发水和沐浴露。

盘伯家屋后，有间屋子门窗敞开着，里面却没有人，令我们感到十分好奇。盘伯说，这是深圳一位退休的教授租住的。几年前，教授来此旅游，喜欢上了这条里，便将这间房子租下来，偶尔到山里来住一段时间。教授爱酒，收藏了很多好

酒在屋里，他从不关门关窗，但他家的一根针也没有遗失过。我们听事后，深感这里民风淳朴，真正是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。

盘姨过来喊我们吃饭，我们急忙回屋。热气腾腾的饭菜已摆满了大理石餐桌，鲜虾萝卜汤、白切鸡、酿豆腐、红焖猪肉、菜心等地道的农家菜让我们大块朵颐，唇齿留香。

吃着美味的饭菜，喝着甘甜的糯米酒，听盘伯讲山里的故事。180多年前，盘、蓝两姓人带着家人由潮州凤凰山迁徙到这里，刚来时才20多口人，而今已发展到两百多人了。现在的生活越过越好，家家户户住上了小洋楼，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。

盘伯是畲族村人的一个缩影，他的生活是畲族村人的真实写照。如今的畲族村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秘和观光，人气越来越旺，这颗从前藏在深山的“遗珠”，开始向世人绽放她的光彩。

## 素雪润丹青

□沈顺英

明代高濂在《四时幽赏录》写道：“飞雪有声，唯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，时听雪洒竹林，淅沥萧萧，连翩瑟瑟，声韵悠然，逸我清听。”

雪是天空盛开的花瓣，诗性唯美，让人品咂出一种轻柔飘逸、一种圣洁高贵。雪覆原野，是空灵轻软的水墨意境，是苍茫天地间清灵的大写意。

雪花沾衣襟，钻脖颈，一丝清凉入心，氤氲出淡淡的宁静与清幽。雪花是冬天的洁白花朵，是霜寒季节的一抹灼灼亮色。

走进山水古画，赏析画家笔下的轻盈落雪，亦是充满了雅趣和清欢。

雪景入画，主题纷繁，不同画境下，拥有无尽的生命力，正如郭熙所列：寒云欲雪，冬阴密雪，冬阴霰雪，翔凤飘雪，山涧小雪，回溪远雪，雪后山家，雪中渔舍，舫舟沽酒，踏雪远沽，雪溪平远，绝涧松雪，松轩醉雪，水榭吟风。

北宋书画家梁师闵的《芦汀密雪图》卷，描绘了一对鸳鸯于寒波中游水嬉戏，富有诗情画意。大雪覆盖下的芦荻温柔、安详、静谧。赏心悦目之余，犹琴韵叩心，余音袅袅。

明代画家文徵明的《雪山觅句图》画面上，水墨轻浅，笔意却明明恣肆。这幅冬景图中，雪山高耸，直插云霄。近景处，小桥流水横过林立的巨树，喧嚣而宁静。一株松树直立挺拔，左侧一人身着红衣，倚杖而立，昂首赏景，作觅句状。此画赋色以白色为主，红衣青松用色沉稳。纵览全图，浑白之中挂着几抹翠色，处处鲜活生动，令人浮想联翩。

南宋马远的《雪滩双鹭图》，画的是冬日山野小景。画图里，梅枝斜出崖上，坠雪的枝桠打了个弯，然后向右上伸长，其横斜曲折极富变化。卧野的山石劈出棱角，枝头小乌鸣叫，给寂静的山林增添了生机。画作中的树枝、山石以焦墨勾勒，远处的水以淡墨勾染，山石之间隐隐的枯竹施以浅色，笔墨技法的运用与作品意境相适应。这幅穿透历史的名画，境界幽远开阔，让人体味到冬雪的内涵和生动之美。

赏析宋代范宽的名画《雪景寒林图》，亦有一番感慨和收获。此画群峦叠嶂，山势高峻，深谷之间萧寺掩映。古木结林，板桥点缀其中，流水自远方迂回而下，生动勾画出山川雪后的磅礴气势。此画笔墨浓重润泽，皴擦多于渲染，层次分明而浑然一体。那苍劲的粗笔勾勒，使画面厚重结实，给寒林雪景注入了雄浑和思想。

元代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，以水墨写意手法，勾画了江南松江一带的九座道教名山，时称“九峰”。雪霁，虽裹着寒意，却给人一种即将从冬天中挣脱出来的感觉。画面上的九峰，峰峰峭立意连，画意肃穆静谧。垒垒叠石以干笔勾勒，坡边微染赭黄，远处九峰留白，以淡墨衬染出雪山。此雪景画雄浑又简白，一目了然又厚重，给人无限遐想，乃元代画家黄公望聚合于一体的精品之作。

《雪堂客话图》是宋代夏圭的名作，这幅江南寒江雪景画里，山林房舍卧于皑皑白雪之中，寒气袭人，瘦枝穿空。一渔翁划桨冲寒而来，猛然间打破了画面的沉寂。画中山峦绵延而去，披雪的屋舍明窗安静，虽不闻人语，却意会其中。全图笔法苍劲深厚，豪放典雅，短线条秃笔直皴的表现手法，烘托大雪的洁白和寒气逼人的气象。

片片素雪如白鸽般栖息在古典诗词里，栖息在幅幅雪景名画里，凄寒高古，遗世独立。那优美的冬景和厚重的内涵隔空而来，洪钟一样响了时空，醉了你我，生活就是一场值得盼望与欢喜的等待。



## 雪湖倩影

□汤青

## 世间洋槐

□石毅

每一棵树都是村庄的居民。村庄里居住着桃李杏枣、杨柳桑榆……洋槐曾是村庄芸芸众木里落户最多的居民。

洋槐天生肤色灰黑，成年后苍桑纵裂如父亲粗糙的手掌。洋槐浑身上下长着许多狼牙似的刺，令人望而生畏，但它却是鸟儿的保护伞。喜鹊、黄鹂、画眉都爱在它的怀抱里安家落户。浓荫里叽叽喳喳，热闹非凡。小时候，我曾背着父母，攀爬渠埂上的洋槐掏鸟蛋，挂在树顶上的鸟巢颤颤巍巍，遥不可及。鸟蛋没掏着，却落一手扎心的利刺。至今，我的掌心深处还有一根尖刺没挑出来。看来，它是要“执我之手，与我偕老”了。

洋槐是速生树种，但长势却不似白杨那么高大挺拔。一树凌乱的枝条任性性地伸展，像草原上自由驰骋的野马。

俗话说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有血有肉的树木也莫不如此。别看洋槐黑不溜秋，一身泼辣的利刺，但在农家生活里举足轻重。农谚云：“门前一棵槐，财源滚滚来。”槐者，怀也。洋槐有怀财纳福之寓。

半饥不饱的年代，母亲用长竹竿打下一嘟噜一嘟噜散发着幽香的洋槐花，烧汤、做饼、炒菜，洋槐花亲人体温暖着我们空荡荡的肠胃。在槐花的哺育下，我们一天天长大，学业有成。

浓荫满地的夏天，洋槐树下，狗躺在地上眯着眼睛，羊甩着尾巴悠悠闲闲，父亲干完农活，坐在木凳上，一边喝着瓷碗里的茶，一边摇着芭蕉扇，出神地凝视远处碧绿的田野。母亲头裹毛巾，用布满老茧的

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晒焦的槐叶。一不留神，淘气的槐针就会挠破她的手指，她吮吸一下手指后，双手便又在刀枪箭林里麻利穿行，槐树叶一会儿就装满竹篮。散发着清香的槐树叶是猪们最爱的美食之一。看到猪们在狼吞虎咽中一天天变胖，母亲的辛苦与疼痛化成一脸笑容。

村庄芸芸众木里，其貌不扬的洋槐骨骼最硬，肌肉最发达。钻心虫只会欺负柔柳、桑榆、构树、桃树，却奈何不了钢筋铁骨的洋槐。这注定它要承担诸多生活大任。

洋槐是农家建房与制造家具、家具的首选材料。水浸过的洋槐，脱去皮，再涂一层防腐的臭油，固若金汤，捍卫着农家日常烟火。我家草房所用的房料棒全是父亲手植的洋槐。它们从我隐隐记事，一直陪伴我到师范毕业。屋顶与墙面的草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独没换过一根房料棒。

洋槐做的扁担常年跟随父亲担起扁担，开沟扒河，东征西伐；家中桌椅板凳每一条腿几乎都由洋槐支撑；刺槐枝条手挽手齐心协力，共同筑就一座围城守护着母亲的小菜园……

小到木椽子，大到屋脊檩，农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洋槐的身影。一棵洋槐倒下了，每个部件都毫无保留捐献于人，只剩下根深藏于泥土，在风风雨雨、淅淅沥沥的沐浴下悄然圆寂。刨起它的根，晾在阳光下，等待大雪封门的日子，燃起一屋温暖的火焰。火光里的父亲脸膛黝黑光亮，敞开胸怀自言自语：“做人就得像洋槐树一样实实在在，不要学葵花杆外强中干。”父亲意味深长的表达似春风流水，润泽着我

们的心灵。

然而，世俗里，槐树时遭鄙人诟病。民间有句老话：“头不顶桑，脚不踩槐，生不睡柳，死不睡杨。”意思是桑木不作盖房的脊樑，槐木不作门框的素材，生者不睡柳木制作的床，死者不睡杨木制作的棺。所谓“脚不踩槐”，缘于“槐”与坏谐音，脚踩槐木制作的门框，有踩坏运嫌疑。洋槐成了晦气的东西，遭人嫌弃。在我看来，讲究门框制作的人家绝非普通平民，真穷人哪有制作门框的闲钱。一个视门框为荣的人家不会使用身份卑贱的洋槐为材料。所谓踩坏运的说法，不过是托词而已。

无独有偶，民间还有“槐木不上房，槐木不坐堂”“穿看碗，富看穿，槐树不栽庭院间”等说法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槐，木也。从木，鬼声。”原来，槐树从字体上就透露出一种诡异之气。谁家门前愿后愿种植这种树？除非家宅阳气旺盛，能调节阴阳平衡；谁愿意用这种带阴气的木材盖房、打家具？除非不得已。

但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的文盲父亲好像从不在乎这些。而且，因为洋槐的佑护，我们一家过得非常安康。或许是因为父亲的无知无畏，或许是我们出身低贱，与洋槐血脉相通……

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洋槐根留下的深坑被湿润的泥土填平，一棵新的刺槐苗开始站立发芽，重复着它们在阳光下，等待大雪封门的日子，燃起一屋温暖的火焰。火光里的父亲脸膛黝黑光亮，敞开胸怀自言自语：“做人就得像洋槐树一样实实在在，不要学葵花杆外强中干。”父亲意味深长的表达似春风流水，润泽着我